

博士



爲什麼要編輯紅皮小叢書

作了一天半馬的勞工，忽然閒空下來，常常想找本書來瞧瞧。——這時候應該讀的，是書籍一類的書；其談話之實調，與疲困之腦筋！

在舊情人的書架上，左尋翻亂尚未到，右尋翻亂尚未到，未免有些心焦；常常想：『爲什麼來瞧瞧？——這時候應該讀的，是歷史一類的書；替他人之故事，替我之經驗！』

在風扇呼呼聲中，不想讀到最難讀中法，常常想找本書來瞧瞧。——這時候應該讀的，是那些世界小說和傳奇類的小說；藉消遣之事實，應將至之睡覺！

在風扇呼呼聲中，忽然歇下來，或是在舟車之中，常常想找本書來瞧瞧。——這時候應該讀的，是歷史一類的書；讀消遣之文章，增身心之快感！

在夜深人靜之時，心中鬱悶之至，常常想找本書來瞧瞧。——這時候應該讀的

，是應酬及論文等類的書，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

朋友們！現在你們究竟處於何等的境地中？想讀那一類的書？我們所輯的這種紅皮小叢書，就鑒於這種情形之下，為你們而設的；聽憑你們選取就是了！

而且，今書中不論那一種，都注意在「幽默」二字，決不教人感到一點沉悶！版本又小巧又玲瓏，翻取很是輕便，什麼時候都可帶在手邊而不覺得累贅的！

現在，將已出版各篇著作者的姓名開列在下面：

上海的研究	一冊	徐國楨著	關於女人及其他	一冊	徐國楨著
湖山吟	一冊	張慈劍著	丈母娘借傘	一冊	徐卓杲著
醉後嘆蘋果	一冊	徐卓杲著	真人	一冊	陳鶴齋著
湖上	一冊	陳鶴齋著	幻跡	一冊	王天恨著
得堂博士	一冊	趙若狂著	四角戀愛	一冊	趙若狂著

一八，六，一。趙若狂於上海

目次

第一章	皮匠攤旁開常會·····	一一一六
第二章	博士主席的房客聯合會·····	一七一三二
第三章	可憐的工具們·····	三三一四八
第四章	打醮與坍台·····	四九一六四
第五章	三角戀愛·····	六五——八二
第六章	最後一幕·····	八三——九五

第一章 皮匠攤旁開常會

由一個人的服裝上，可以瞧出他的品性和意趣；自從我第一次瞧見了本書中這位主人公以後，這兩句併非名人所說，祇是出是杜撰的話，幾乎要成爲一種不可變易的格言了！

一頂綴著珊瑚小結子的瓜皮小帽子，半歪半斜地覆在腦門上；身上穿著一件愛國布夾袍子——不知是成衣匠爲他省料，還是他自己特出心裁，這



袍子竟做得非常之短，飄飄然掛在腰彎邊；因這一來，却把他裏邊穿的一條外國褲子，十分賣弄地顯露出來；而下邊更屬非常觸目而出人意外的，乃是一雙雙梁頭上面挖著雲頭的鞋子——哈！中西合璧，新舊兼收，的確是這一個時代中一種特有的精神；而我們這位主人公尤能做得這一個時代中的代表者！然則他是怎樣的一尊人物，也就可冥想而得了！

在無論那一條弄堂中，總有一個神聖不可侵犯的皮匠攤。而大一些的弄堂，有時還有上一個水果攤。這是凡在S地居住過的人總該知道的！而他——本書的主人公這時就站在F N里弄門口，一個皮匠攤的旁邊，水果攤的對面，和幾個臭皮匠及水果攤老闆閒談著；——不，不是閒談，我後來方知道確是在開著每日一開的弄堂常會，報告弄堂事件以外，還討論著以

後種種應與應革的事宜！

反正，我的行李還沒有車得來，聽聽他們的談話，也是免去焦盼的唯一好方法！而且，我既遷到這FN里中來，從今天起，也就是這里中居民的一員。對於本里中的事件，併有無特殊的情形，都應該知道一點的。何況，現當著什麼的潮流？處著什麼的時代？一國的人民對於一國的事，都應該負著相當的責任！一里的居民對於一里的事，難道倒能漠不相關不成？我們的主人公首先發言了。他說：

「阿三！今天早上本弄堂中又出了一件事！你也知道麼？」

皮匠攤上居中坐著的，好像是老闆的一個三十多歲的漢子，忙把手中的工作停了一停，舉起把大紅鑲著眼眶邊的一隻眼睛，向他瞟了一眼；然後

回答道：

「陶先生！不知道！莫非又有什麼人家被強盜搶了麼？近來一起起的搶案，實在出得不少呢！」

「不是的！如果是搶案，那倒成了公開的事件，沒有談論的必要了！而且，獸子，如果本弄內今天真的出了搶案，你這個攤前豈不要平空地多上一大堆人，沸沸揚揚地談論著這件事？還要我來報告你則甚！」

「那麼，是什麼事？莫不是夫妻反目麼？還是姘頭吃醋？」水果老闆忍不住，也攪問一句了。

「統不是！讓我來告訴你們：是第二弄第三家章阿明的嫂嫂，新從小菜場買來的一條大黃魚，放在自來水龍頭旁邊，忽然不見了！」

「哦！竟是這們一回事！那可用得著你陶先生出馬了！記得從前張家走失了一隻雞，害得左鄰右舍，大家賭神罰咒。不是後來也由你查明了的麼？」皮匠阿三說。

「阿三，你的記性真好！從前果然有這們一回事！……當然，如今這件事也少不了要我出場！何況，章家嫂嫂又是很熟的人，常和我在一個桌子上碰和的！」陶先生露著很得意的神氣。

「那麼，這件案子破了沒有？連大黃魚都要偷偷，這倒是一樁新鮮話巴戲呢！」水果老闆問。

「不破案，也不成爲陶先生！不破案，也不向你們來誇口了！……哈！你道是誰幹的這樁事？……哈！真有趣！原來是住在章家對門的那個劉老」

「老偷去的！」

「哦！劉老老！他爲什麼要偷章家的大黃魚？未免太眼淺了！」皮匠阿三與水果老閻齊說。

「誰說他眼淺？誰說他是偷？咳！他真不希罕這條大黃魚！他家是天天吃鷄吃鴨的！他的所以做這樁事，實因前天和章家嫂嫂在一起又著麻雀——我也是四個搭子中的一個，劉老老手中已有了一副清索子，單聽著邊七索，却被章家嫂嫂把一張七索硬扣住了。這還不算，等到別人家和了牌，她又把牌攤翻在桌上，很得意地說道：『我知道老甲魚聽的張，便是這隻小甲魚；所以硬扣住這隻小甲魚在手中，老甲魚就不成功了。』他被她老甲魚、小甲魚這一陣地鬧，一時很上了氣；所以要向她報復一下了。」

「但是，陶先生，你又不是他肚裏的蛔蟲，怎麼會猜得他的心事？」皮匠阿三自以爲這句話問得很有力量。

「我雖不能完全知道他的心事，但是，那一天也在一起，影子總有一點的。因此，便走到劉老老那邊去探探，不料就被我在廚房中發見了一條大黃魚！我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指著那條魚，連連笑著說：『賊賊！賊賊！』劉老老也情不自禁地笑了起來。這件案子就此很容易地破了！」陶先生說到這裏，又很得意地笑了兩笑。

於是，皮匠阿三和水果老闆也一齊笑了起來，似乎把這一笑，表示出他們對於陶先生的這番功績很是心折的。

我却覺得這一件事太平淡一點了，似乎無談論之必要。每天一條里中，

像這樣的小事，不知要發生多少樁？如果一樁樁地談論起來，恐怕談至一世也談不了！在這行李還沒有車來的時候，我很希望再聽到幾樁重要一些的新聞。

正在這時，一個穿著玄色華絲葛短衫褲，頭上戴著一頂打鳥帽，年紀約在二十五六，滿帶流氣的光棍，口內哼著，「我本是一窮儒，……」不三不四的京調，從里內走了出來。

「阿森！今天『血』旺不旺？（即有錢無錢之意）怎麼這般寫意，哼起京調來了？」皮匠阿三喚住他。

「真是我的阿三哥！有什麼寫意得出！……唉！今天真是『蠡山頭』，（即晦氣之意）不是這位陶先生勸住我，我真要和那個起碼人拚個你死我

活呢？」

「阿森，不是我說你，你的眼睛也太欠亮了！怎麼也不拔拔對方的苗頭，就一味地和人家拚起來？今天如果不是我在場，你恐怕要吃一個眼前虧呢！而且這件事平心論起來，究竟你也有不是的地方，禍總是由你先闖起的！」陶先生接口說。

「怎麼我也有不是的地方！我祇是一個不留神，把幾點開水澆潑在他的腳上。這是一根汗毛也不致於燙傷的，算得什麼大不了的事！」

「話不是這般說，如果你這幾點開水，澆潑在旁的不緊要的人腳上；但一點事情沒有，或者反有生意經出來了！像你上個月踏了那個『屈死』一脚，不是反過來還把他咬上一口，請他吃上一頓生活之外，還教他拉上

十張檯子麼？可是，現在和你『吃鬥』的這個人，却不是這般容易地打發！你先要知道，他的老頭子是誰？」

「老頭子是誰？老頭子是誰？」皮匠阿三，同著水果老闆都帶著很有趣的樣子，不約而同地問起來了。

陶祇把手向里外一指，帶笑輕輕地說，「除了住在對面的那一位，還有誰能使我看得這般鄭重其事！」於是，阿森也一聲不響了。皮匠阿三水果老闆齊把舌頭吐一吐，說道：

「原來是他！這的確不是當耍的！現在又有誰能比他勢力大呢？」

我在旁聽了這番話，卻又覺得有些慨然了：「在這S埠，真有許多使人嘔氣的地方，動不動就有什麼老頭子出來講話！公理是有時候不大講的！

突然地，有個十八九歲，打扮得很妖嬈的姑娘，匆匆地向里口走來，一見有許多人在談話，却又匆匆地掉轉身軀走了。

陶先生一見了她，即向地上吐了幾口唾沫，隨又哈哈大笑起來。

「陶先生！你瘋魔了麼？爲何這般模樣？」皮匠阿三問。

「陶先生見了這個白牡丹，當然要發起瘋來了！而且，講句公道的話：也祇有陶先生這般的品貌，方能吃得著這塊天鵝肉！我們是不配的！」水果老闆接口說。

於是，我倒又要把陶先生這副品貌，細細賞鑑一下了：一張尖而且長的瘦臉，中間聳出了一個鷹爪鼻子，好似長堤之上，矗露著一個寶塔尖！兩

個胡椒也似的眼睛，綴上兩道毛刷似的眉毛，小的愈見其小，濃的愈見其濃了！一張血盆大嘴，却有幾個燦爛的金牙齒在說話的時候露出來。講到品貌，的確是好品貌！祇可惜這個白牡丹，驚鴻一瞥地走了去，沒有經我細細地瞻仰得，不知能不能配得住這位陶先生！

這時陶先生向二人怒目瞧了一眼，氣憤憤地說道：

「你們不要瞎嚼蛆了！想起我昨晚撞見的那樁事，兀自令人可笑可氣又可惱！……昨晚十句多鐘的時候，我開出後門去小便，忽見有黑越越的一堆東西在牆邊，還以為是兩條狗站在那裏。正想叱時，這一堆東西忽然升直起來，竟變了一男一女的兩個人；立刻大家拉了褲子，掉轉身飛逃而去。這男的逃得太快，可惜我瞧不清楚他是誰？這女的却一點沒有瞧錯，明

明就是這白牡丹，無怪她剛纔見了我在這裏，不敢走到里口來了！」

「陶先生！你的眼福真好，竟會瞧見這們一局戲！不過換了是我，定要追上去拉住了這白牡丹，要求抽上一個頭兒呢！」皮匠阿三笑著說。

「咳！抽個頭兒！……你也不瞧瞧現在是什麼天氣？不要頭兒沒有抽得成，夾陰傷寒倒上了身了！你真和那個『阿木靈』的男的一般地是『極生』！」這是水果老闆的話。

「這話倒是不錯！……哈！我真不懂！S地多的是旅館，真是再便當，再寫意也沒有！他們為什麼不到那邊去，偏要冒著險這們地幹！」陶先生接著說。

「沒有這班『極生』，怎麼有『露天牌九』這句話？你們真是不開眼，

如果高興到弄頭弄尾去瞧瞧，這種『露天牌九』每晚一定可以瞧得到幾場的！……不是我阿森說句話：這個里內的一班大姐姐，個個都是『濫污貨』，祇要你高興和她去推『露天牌九』，她萬萬不會『打你匯票』的！」阿森也發起議論來了。

可是，他的話剛說完，肩上早已着了很重的一掌，併有破竹似的一個喉嚨在說道：

「賊阿森！你少說幾句罷！你說這一條里內的大姐姐都是『濫污貨』，難道我們的阿招也是『濫污貨』麼？她曾經和什麼人推過『露天牌九』？倒要你給我一句話！」

阿森忙回身一瞧時，早見一個打扮得妖妖嬈嬈，顴骨突得很出，畫著兩

道濃黑的眉毛的半老婦人，立在他的面前。

「沈師母！你們的阿招年紀還小，算不得是大姐姐呢！」阿森不得不支吾了。

這半老婦人重重地啐了一口，又向陶先生說道：

「搭子已是湊齊，你快些去上場罷，免得把這禮拜日白白地過去！」

在陶先生點頭答允的時候，我的行李恰恰車到里口。陶先生又看了一眼，緊接著說道：

「那裏又搬來了一家人家？莫非是搬入第三弄第四家的？那邊的屋子上前天空了出來了。」說完這話，即同了那半老婦人走了。

我押著行李車走進里來，又聽得那皮匠阿三說：

「真也是前世的事！陶先生見了這沈寡婦，竟會是這們地服服貼貼的！

「陶先生大概是喜歡吃老蟹的；所以，被這老蟹箝住了，放都放不掉呢！」「水果老闆也緊接著說起笑話來了。

在我遷移到新屋後的第三天，忽接到從前也住在這條FN里中的一個朋友的一封信。信內除了普通的寒暄以外，還在收煞的地方帶上一句話道：

「這條里中，有個遐邇聞名的弄堂博士，你也瞻仰過他的丰采沒有？」

於是，這位鷹爪鼻子，中西合璧的陶先生，又在我的腦膜上浮現了一下

第二章 博士主席的房客聯合會

叩門聲重重地響了兩下，又接著在喊，「開門，開門！」

我便走去把大門開了。却見有三五個人立在門外，內中有一個，我一眼就認識出他是弄堂博士陶先生。

篷門幕戶，竟勞博士光臨！這真是三生有幸了！我不禁這們地想著。

博士見我露著驚疑的神氣，忙說道：

「今天晚上七句鐘，在我們那邊——一百十九號內開會。務必請你先生准時到會。」

「開會？是什麼會？」我的確有些摸不著頭腦，便這麼地問起來。

「是開房客聯合會。這是於大家有利益的。務請你先生不要放棄責任！」

博士笑著說。

我把頭點點，露出一種必去的表示。他們便又別了我，蓬蓬地去叩我鄰家的大門了。

這時，正當國民革命軍的勢力初次伸展到S地的時候。階級鬥爭的熱潮，洶湧於人人的心胸中；無產階級的房客，便自然而然地找著了有產階級的房東，要求減租、改善里內的設備，作一種對抗之形勢；而房客聯合會

也便應運而生！這弄堂博士真不愧是識時務的俊傑，居然也在這條里中發起，要有上這一個組織了！

到了晚上七點鐘剛敲過，我便走到一百十九號的會所中去，却是一所小學校。

向人一打聽，方知這所小學校就是博士開辦的；校長而兼任級任、助教，真是能者多勞了！

這個會，不比得別的會，聽說是到了會，就可享到減租的利益的。更有一般愚夫愚婦，過於迷信，或者是誤解，博士去到各家所宣傳的那番話，以爲：祇要一到會，就有白房子可住了！所以，開會這件事，在我們貴國的一般同胞，縱然對之觀念很爲淡薄；此次却收了盛大的效果，到會的非

常踴躍，家中沒有男子的，即由婦女小孩代表著到會，沒有一家肯甘心把這權利放棄的！

皮匠阿三，到底是博士的一個忠實信徒，博士所發起的事，他總得居在贊助人之列，從旁助上一臂之力的。這時也換上了一套玄色華絲葛的夾襖、褲，站在放著一本簽名簿的一張桌子的面前，充著招待之職，高喚著，

「簽名，簽名！」

一個兩隻大奶奶，在緊窄的衣衫裏欲脫穎而出的肥胖婦人，這時攬著一個肥大的屁股，剛從門外走了進來。阿三一見，忙又高聲喊道：

「大阿福嫂嫂！難得你也來了！快來簽名！」

「死人！什麼大阿福、小阿福的喊不清楚！」肥胖婦人瞪了阿三一眼，又

繼續地說，「我是不會寫字的；簽什麼名？免簽了罷！」

「你既不簽名，還不如回家去！因為，這本簿子上既然沒有你的名字，就是房東答允把房租減去，也是沒有你的份的！」阿三又賊忒嬉嬉地說。

胖婦人這可有些着急起來了，忙說，「阿三哥！那麼請你代我簽上一個罷！」

阿三問清楚了她那邊的門牌號數，便歪歪斜斜地代她在簿子上簽了一個名。忽又把手一指，笑著說，「大阿福嫂嫂！你上了我的當了！如今你的名字已簽在這本簿子上，倘然出了事情，巡捕房要捉起人來，少不得你也要一起去，可不關我阿三什麼事情的！」

於是，胖婦人又二次着急起來，用著重濁的聲音罵上一聲「死人」後，

忙又說，「那麼快把簿子上的名字替我塗了去罷！真是觸霉頭！吃著飯沒有事情做，倒空頭空腦地要去吃什麼巡捕官司！」她說完這話，見阿三還不替她把名字塗去，急得要親自走去動手了。

「王家嫂嫂！阿三的說話，完全是和你鬧得玩的；你別去相信他！真有什麼巡捕官司，我們大家一起去就是了！」這是半老徐娘的沈寡婦，總算替她解了一個圍，把這件事告了一個段落。

我再向前望去，則見這個會場——也就是這小學校的課堂，黑板上滿揭著開會秩序單，四壁上滿貼著「不減租不付租」、「打倒爲富不仁的房東」……等等的標語；在發起人倒也煞費一番苦心，這或者就是博士的大手筆罷！

論：

在室中一個角子裏，又聚集了一小簇人，你一言，我一語地正在紛紛議

「這班房東實在太可惡了：今年也來加房錢，明年也來加房錢；你瞧，像這鴿子籠似一間間的屋子，每間竟要收二十八元一月。這不是太狠心一點麼？……如今正是很好的一個報復的機會，非要求他們把全數租金減去不可！」激烈的甲。

「減去全數租金，我看是萬萬辦不到的！如果真是這們辦；試問做房東的還有什麼好處？不是完全喝西北風麼？所以依我的意見：能夠減去半數，也就很好了！」柔和的乙。

「不，在這個潮流中，正是我們做房客的大出風頭之時，也就是他們做

房東的活該倒霉之時！減去全數房金，是我們所當一致主張而所當一致堅持的！……哈哈，老兄，你不知道，這正因是在我們中國，若在共產制度下的俄國，一般房東不但須將房屋給房客們白住，還要受上一種應得的罪名呢！」帶有過激色彩的內。

「不管中國或俄國，共產不共產，向房東要求減租，總是十分正當的；我們總得一致主張——一致主張減去全數租金！」祇知以減租為目標的丁。

「而且，『取法乎上，僅得乎中！』我們不管房東能夠答允不答允，第一步總應該這們地向他要求啊！」這個戊却有些迂霧騰騰了。

「……………」己。

「……………」庚。

我聽到了『人心不同如其面』的這們紛歧的議論，也不敢下一個斷語；究竟誰對誰不對？不過，人心的激昂，及對於要求減租有上一致地傾向，却可於這些言論中窺見到一斑了。

「琳——琳——」的幾聲鈴響，使到會的人們立時打斷了談鋒，知道已到了開會的時候了。各就座位中坐下。

照理，主席是要公推的；但是，博士大概爲了熱心太過的緣故，竟忘了這點小過節，不待大衆的推舉，欣然而就主席之席了。這在到會的人們倒也很能原諒他的。

他在一鞠躬後，便張開了喉嚨，對著大衆說道：

「房東最是殘暴的；……呢，呢，呢！最是……爲富不仁的；……呢，呢，呢！」

「主席！且慢演說！你把一件最要緊的事情忘記做了！這是萬萬不可以的！」一個青年的房客，忽打斷了他的詞鋒，這們地喊起來。

「我把什麼事情忘記做了？」主席的博士有些駭然了。

「你難道還沒有想起？爲什麼不讀遺囑。」青年房客又厲聲地喊。

這一來，博士可真有些侷促不安了：這是什麼事，而可以把來忘記的？！忙一面向大衆道著歉意，一面拭著額汗，一面又手忙腳亂的去找遺囑的底本。好容易，總算在日報中找得了一張，即拿在手中，琅琅地讀起來。可是，不知是爲了心慌的緣故？還是沒有充分地預備？在這張遺囑中，竟讀

了四個破句，唸了八個別字！

博士讀完了遺囑後，又靜靜地待上一會子，見並沒有別人再出來說話，知道沒有什麼事情忘記做了。便又張開了喉嚨，二次演說道：

「房東最是殘暴的……呢，呢，呢……最是……爲富不仁的……呢，呢，呢！」說了這兩句以後，似乎有什麼東西梗塞在他的喉嚨裏，再也說不下去；祇好白瞪著兩個眼睛望著演台下。

我見了這種情狀，倒有些可憐他起來：人們總沒有全才的，長於此者必定絀於彼。像這博士，大概也是長於辦事，而絀於演說罷！當下，忙立了起來，替他解圍道：

「主席！凡是房東地爲富不仁，漠視房客地種種利益，以及我們做房客

的，應當乘此時機，向他們要求減租，要求改善里中種種的設備，關於這幾層意思，大概凡是今晚到會的人，都已十分明瞭；也不必主席再演說的了！如今，爲節省時間起見，請求主席把會章，及向房東提出要求時種種進行的手續，先行討論一下罷！」

「好！這話說得不錯！我們就是如此辦！」博士一高興，說話倒又流利起來；同時，又把眼光向我注視了一下，意思是對於我的替他解圍表示感謝。

在這討論各項事件之中，進行得很是順利；起立發言的，總不過這麼幾個人；餘人祇一例地舉手贊成便了！所以，每有一個議案提出，沒有不立刻成立的；在一小時之內，竟把各項應議的事件完全議妥；祇有選舉負責

的人員一事，因為手續太繁複，尙沒有舉辦得。

我見了，倒嘆爲這是一種很好的現象！倘然無論那種會議，都能進行得如此順利；不是再也沒有什麼分派別，鬧意見的事情發生麼？

這時，又聽主席在宣布：明日當把會員姓名錄及選舉票油印好，分送各家；請各家即日填好，送到會中，以便擇日開選。接著，又說道：

「還有一件要緊的事情，要請諸位注意：便是這月捐二角，我們會中二三日內就要派人來收了；務請諸位要付與他的！因為沒有經費，一件事都不能舉辦啊！」

「怎麼，會中還要收月捐？」大奶奶的大阿福嫂覺得有些驚異，就首先表示反對。

「房租還沒有真地減得去，倒要先收起月捐來，這個太弗是生意經了！」一般表同情於大阿福嫂嫂的，立刻就譁叫起來。

「但是，這月捐一項，剛纔在討論會章的時候，曾經付過表決：大多數一致贊成，併沒有一人表示反對，早已作爲通過了！現在，爲什麼又紛紛地反對起來呢！」博士發急地說，額汗也淋了下來。

「我沒有贊成過！我沒有贊成過！」一部份反對黨又譁叫著，就中尤其大阿福嫂嫂的聲音最爲尖銳，更足引起人們地注意。

「大阿福嫂嫂！你不用賴！當時我瞧得清清楚楚：你把一隻手舉著，比在你快活的時候，舉起兩隻腳還要來得高呢！」博士的忠實信徒皮匠阿三，用著輕薄的口吻，笑嘻嘻地說。

「賊阿三！你休得瞎嚼蛆！當心挨老娘的耳光！」大阿福嫂嫂怒目瞪了阿三一眼，又接著說，「老娘也是老白相了！說不付，就不付，用不著多說的！」

博士當時也沒法可想，祇連連把頭搖著道：

「不錯！這是用不著多說的！既然已經大多數人地通過，當然成爲定章，我們會中祇要派人前去收取便了！……祇是諸君別要就走，還有一樁事情，也須討論一下才是！」

「還有什麼事情？難道二角錢尙不夠，再要收什麼特別捐麼？如此，你倒可以靠著這個房客聯合會發財了！」大阿福嫂嫂一壁冷笑著說，一壁即立起身來，揪著她那個肥大的屁股，向著外面就走。

「你們不要同她一般見識！……我確有件要緊事情，要和諸位討論一下：便是這會所的問題……」博士又忙着說。

有幾位自命爲乖覺的，爲了這兩角錢的月捐，早已受了一個絕大的教訓，心中萬分地難過！如今又聽他說到會所的問題，知道其下或者又要牽涉到關於經濟的問題，那是再也不肯上當了！當下，即惟大阿福嫂嫂的肥大的屁股是瞻，不管三七二十一，大家一哄而散。

這一來，害得博士氣青了一張臉，祇好瞪著一雙眼睛，向那少數的幾個還沒有散走的同志呆望著；終究沒有把這個問題再行討論下去。

第三章 可憐的工具們

在選出執行委員和監察委員以後，這個房客聯合會總算正式成立。而博士當然是衆望所歸，既被選爲常務執行委員，又被推爲主席。

此後，每週一開的執行委員常會，聽說是照著會章繼續在舉行，倒沒有一次間斷過。對於房東的要求條件，也聽說是已經正式提出。然而要得到房東滿意的答覆，却比登天還要難；老是沒有好消息宣布出來，一般會員

不免都有些灰心起來了。

在有一天的午後，在這里中的各個住戶——也就是這FN里房客聯合會的各個會員，都接到執行委員會所發的一紙通告，說：由執行委員全體的議決，定於本晚七時，召集全體會員臨時緊急大會。務請執事准時到會。

我在晚間，本來是沒有什麼事情的；加之很要知道，今晚爲什麼要召集全體會員，開這臨時緊急大會？而這向房東所提出的要求條件，究竟已得到滿意的答覆沒有？已進行到若何地步了？所以，匆匆吃完晚飯，就准時前去赴會。

等我一到那邊，就不勝今昔之感！當前兒第一次開大會的時候，沒有到得門邊，已聞入聲喧闐，越門而出；比至門內，更見萬頭攢動，幾乎把這

會所擠了一個滿；真是空前未有的盛況！現在却是靜悄悄地，可當得「門可羅雀」四個字！

走進會所中，祇有寥若晨星的幾個人坐在那裏，不但是會員到得不多，恐連執監委員都沒有到得齊！博士在場中兀立著，神態很是蕭瑟，又時時把手搓著，似乎很不以大多數人的缺席爲然的。獨有皮匠阿三，真是博士一個忠實的信徒；他併不以到會的人的不多，而覺得缺乏興趣；總是很認真的管著這本「有若無」的簽到簿，不有一些些的懈怠之色露在臉上。

七點，八點，而八點半，依舊祇有寥若晨星的這幾個人，併沒有再增加個半個，雖然也曾一度，再度幹過勞而無功的臨時拉夫的舉動！

「他們也太不熱心了！」博士搖著頭，顯然露著無辦法，「這怎麼好？

難道今晚這個緊急大會，就不開了麼？」

「法定的人數既沒有足，大會當然是不能開的！依我說，不如改開一個談話會！」我又如骨鯁在喉，不能不吐地向大衆建議起來了。

「好！作准改開談話會！」博士立刻表示贊成，似乎很是欣悅。

在這談話會中，博士方始把今晚召集這個緊急大會的原由說出，原來：在房東一方，不但肯允許房客聯合會所提出的幾項要求，反委托律師來函，向房客聯合會警告：倘因此非法的要求條件地提出，不幸影響到一般房客發生出抗租、逃租的事情，須由房客聯合會的主辦者負著完全責任！「這是什麼話！」我第一個怒喊起來了，「我們因房租太貴，所以向他們要求減租；我們因里中的設備不善，所以向他們要求改善；這都是合於

情理的。怎麼可於要求之上，加以非法二字？……至於我們這個團體，目的祇在保護一般房客應享到的利益，併不會有嚇使房客抗租、逃租的事實和行爲；也不是受他們房東所雇用的。那將來房客中縱有抗租、逃租的事情發生，也是各房客個人的行爲，於房客聯合會絲毫無涉。怎麼可叫房客聯合會負著完全責任？」

「你先生說的話一點也不錯！我和你的意見倒是相同的！不過，我們應該用怎樣的一種手續去對付他們呢？」博士表示贊成後，又這們地問。

「這當然非也去請教一位律師不可了！」一個小胖子的執行委員不假思索地回答。

「不錯！應當也請律師！」博士又表示贊成，「但是，這筆律費……」

「律費倒不成問題的！我們不是有月捐的收入麼？」小胖子攔著他急急地說。

這時，博士的臉上，忽然露出一種似笑非笑，似哭非哭，難以言喻的容色來；跟著又把眉兒緊緊一皺，說道：

「咳！月捐！再也不要提起月捐！在第一個月去收的時候，大概還有一半的人家肯付。到了第二個月，就十分地留難了！……如今，就已收到的這筆月捐算來，恐怕去抵各項的雜用還不夠！……至於這會所，本來是向我白借的，更談不到租金不租金！」

衆人一聽這話，好似澆了一背脊的冷水，連得血管中都是冷冰冰的！而這律費地沒有着落，是不必說得了！

可是，博士很是解事，深恐衆人因此冷了心，是不當要的！忙又一笑地說道：

「但是，這不打緊！就是全部律費，由我一人完全担負，我倒也是十分情願的！不過，要問諸君，能不能依我一件事？便是：能不能作我的後盾？」

「這是公衆的事，併不是你一人的事！你既肯這般地熱心，大衆當然願做你的後盾！」到會的一般人，聽說經濟上已有了辦法，卻又義形於色，一齊熱心起來了！

「但是，這併非一句空言；既然說願做我的後盾，將來須要實踐的！老實地說一句：萬一爲了此事，我竟不幸而入了獄，你們也能盡一切營救的

責任否？這是我現在急於要得到一種保證的！」

「陶先生！你也太過慮了！爲了這種事情，何致於會入獄！」我不禁笑起來。

「這倒不能這般地武斷！先生！昨日各報的本埠新聞，你大概沒有翻看過麼？MD里房客聯合會的二個發起人，就這般無緣無故地被官中捉去了！」博士正色地說。

不錯！這件事的確是有的！我倒弄得無言可對了！

「現在，這會所既借在我這裏，我就極力否認自己不是發起人，在勢也。有所不能了！何況我確是一個發起人？這是抵賴不來的！那他們不請官中捉人則已，捉起人來，首當其衝的，除了我還有什麼人？已成爲很明白的

一樁事情了！……但是爲了公共的利益，我個人就暫時受上一點委屈，也是十分情願的！祇不知大家也能和我取同一的態度麼？也能使我不致終於受到重大的犧牲麼？所以我現在急於要得到一種保證了！」博士又繼續地說。

在這情勢之下，衆人也知道事情漸漸趨於嚴重了！經了好幾分鐘的默忖，更知道這事關係重大，斷非大多數人不過問，僅由少數人去辦理，所能担负下來的！博士縱然義形於色，口口聲聲說情願首當其衝；然而倘不給他一個相當的保證，他不見得真會情願！而要給他一個相當的保證，在今日到會的少數人的力量上，似乎已有些辦不到了！

「陶先生！這個請放心！你既這般地熱心，又這般地肯爲公衆幹事，我

們當然要做你的後盾，併給你一種切實的保證的！不過，我們今天到會的究竟還是少數；應當再使不到會的大多數人轉給我們少數人一種保證，方纔合乎情理！」那個小胖子的執行委員究竟是個妙人，竟這樣巧妙無比地說起來。

「如此說來，」博士到底不是笨人，早已聽出他話中的意思，便又這般說，「非再開一個大會，採取大多數人的意見不可！在這談話會中，是不能解決一切的了！」

「……」到會的大眾雖祇是一陣的沉默，然都已表同情於這句話。

當散會的時候，博士瞧見一個個的會員散了去，頗露著一種不快樂的神氣。這也難怪！他對於公衆如此地熱心，公衆對於他竟這般地冷淡，使他

一點兒的收穫也得不到了！

但是，當我剛要走出大門，偶然不經意地回首一望，忽瞥見皮匠阿三向著博士扮上一個鬼臉——一個十分帶著滑稽的性質而難以形容的鬼臉！又使我暗暗地好笑起來：臭皮匠到底脫不了臭皮匠的神氣，不能上得檯盤的！對於這種事有什麼鬼臉可扮？又豈是扮鬼臉的時候？

此後，雖由博士之不肯死心，又曾召集過一二次大會；然終以會衆地不熱心，不足法定人數，一再地鬧成流會了！

於是，這個赫赫炎炎的房客聯合會，再也沒有人過問，再也沒有人提起，竟在無形之中，不解散而自解散了！

我在這件事上，已見到一般人對於公衆事業的心理；很致慨於公衆事業

之不易舉辦！像博士這般地公而忘私，煞費心血，祇得到這麼一個結果！這豈是他最初所料想到的？不但是人家，就是他自己，恐也要笑自己是個獸子了！

然而，博士終究有過人的地方，不是尋常人們所能幾及的：他縱然是遭上這麼一個大挫折，精神上一點也不見到頹喪，反而似乎比前振作了一些；我每次在弄口遇見他，見他已把這「中西合璧」的服裝卸去，換了一身簇新的西裝，更見得翩翩的風致了！大概又在進行什麼別的事業罷？像這般地有毅力，倒又使我暗暗地佩服起來！

在這房客聯合會宣告壽終正寢約摸有一個月之後，也就是這件事的印象，在我腦膜上幾乎淡得欲等於零的時候，我偶然在無意中，忽又窺得一些

不可思議的祕幕，竟又使這件事——關於房客聯合會的事在我腦膜上重行活躍起來！這是一個星期日的晚上。

在肴酒雙絕的一家酒店中，我已獨酌得有些醺醺然了。忽然有一種說話的聲音——一種十分稔熟的說話的聲音，在隔著一重稀稀的板壁以外，傳入了我的耳鼓中；我的神經上頓時起了注意：咦！這不是我們弄堂中那位博士麼？

在還沒有實行「穴隙相窺」的舉動以前，又聽得另一個人的語聲；這個人明明便是皮匠阿三。於是，不必屬目得，一幅弄堂博士，和他的信徒皮匠阿三對酌的圖畫，已宛然在我眼前現出來了。

「在這個年頭，凡事都不比從前了！一個人要得意——或是富，或是貴

；總得於以自己爲主體之外，手中還得有上一種工具！……我雖沒有富，也沒有貴，但在這一陣子，總算能說到「暖衣飽食」四個字了！這也是全仗著我的那種工具啊！」博士得意的語調，如珠一貫似地，又達到了我的耳鼓中。

「不錯！你的工具，就是房客聯合會！」皮匠阿三好像怕我聽了不懂，倒又立刻學著鄭康成一般地注起解釋來。

但我懂雖懂了；却又懷疑起來：博士要把這房客聯合會作他的工具，誠然是不錯的！但他在這上面，併沒有得到什麼好處！怎麼說這一陣子的「暖衣飽食」，全仗著這一種工具呢？這時，我那可愛的博士，早又很明白地說下去道：

「但是，一個人有了一種工具，還要知道怎樣的用法，方於自己是有利的；始可獲到美滿的結果！倘然執泥不變，那非但得不到什麼利益，還要受到害處呢！……譬如就拿我講：倘然我當時得到了這種工具，祇知拿去反抗房東，而不知變化一下；那今日之下，祇有入獄的分兒！還有誰來援救我，顧憐我？好處自然更得不到了！」

「不錯！你的手段真巧妙！你一見風頭不對，這種工具是沒有什麼用處的了！便立刻變換了一個方法，把來賣給房東；果然就得到一筆很優越的代價了！」皮匠阿三又替他註釋著。

於是，一切的一切，我都完全明白了！原來，博士有這麼一種巧妙的手段！

從此，我再也不敢笑博士是獸子了！尤其不敢說皮匠阿三那晚散會時的
那個鬼臉是毫無意義的！

同時，博士的那身簇新的西裝，又在我的眼簾前浮現了出來；併連想到
了沈寡婦手上頭上幾件新打的黃澄澄的首飾。似乎都在告訴我說：你本是
一個木人兒；我們早把一切的一切，完全告訴你了！

在這當兒，又聽得博士狂笑著說，「最是可憐而又可笑的，便是這些組
成這房客聯合會的許多分子！他們一個個都做了我的工具，還一點不會知
道呢！」

嘿！可憐而又可笑的工具們！這是值得給他嘲笑的！

第四章 打醮與坍台

一轉眼已是第二年，我還住在這F N里中，沒有搬到別處去。

這位可愛的博士，我常在弄頭弄尾和他遇到。他依舊和從前一般地活潑。祇是他的錢囊，似乎已不像最初把工具賣去的時候那般地充裕。這是在他的各種行動上可以暗暗瞧得出來的。

臭蟲的騷擾，到了極度的時代；蚊蟲與蒼蠅，分了日班夜班，也努力地

活動著；造成了一個三角同盟。炎熱的太陽照在委棄在當路的西瓜皮上，發出一股熱蒸氣；而應該入耳的清越的蟬聲，因為四周沒有樹木的緣故，却一點也聽不到。這使人知道已到了夏季，已到了FN里居民的夏季了！

一天，我正從服務的公司中散了午值，在熱太陽中跑回家去吃中飯。剛走到橫弄堂中，忽聽得有一種咆叫的聲音，從熱空氣中傳了來，似乎正有人在劇烈地口角。我不禁暗嘆一口氣：在這弄堂中的芸芸衆生，也太喜歡「討相罵」了；竟是沒有一天不要發生這們一二樁，甚至於爲了極小極小的原因！其實在這大熱炎天，靜坐著一聲不響，一動不動，還招不到一些涼氣；何苦要這們地你不讓我，我不讓你，爭一些開口舌；結果：無非多出上幾身臭汗，更使心中加上一種煩熱罷了！

再走前幾步，便見有一小羣人，從一家人家走了出來，指手畫腳地喧聲說著，似乎還是餘怒還息；而這可愛的博士，也藏在這一小羣人之中，熱汗掛在額間，憤憤地說道：「這種人真是蠻不講理，不知公益！」

「陶先生！你在這太陽下，巴巴的奔走什麼事？莫非房客聯合會又要復活，所以累得你老先生又親自出馬麼？」當時我併不覺到自己是不知趣，竟迎上前去向他這們地詢問。

不知還是博士良心上的自疚呢？還是我這句話問得太冒昧一些？他的面部頓時赤化起來了！又瞅了我一眼，期期艾艾地說道：

「不，……不是的，……我們是爲著……本里打醮的事件！」

「打醮麼？」我也很驚異地看了他一眼。

他也立時覺到我這句話的意思了：似乎說像他這樣一個人，來發起什麼房客聯合會，是很配很配的；若說來發起什麼打醮，未免有些令人懷疑了！他在面上的赤化繼長增高之中，忙又分辨似地說道：

「先生！你以為這是一種迷信的事情麼？……其實，不是的，這實是數千年相沿下來的一種舊習慣，沒有方法可以把牠打破的！……而且，這件事情一做，可以使得地下的孤魂野鬼得到一點安慰，弄堂中可以無形中得到一些太平；倒也不能不說是關於公益的事件呢！」

我祇微微一笑，併不再說什麼。

博士的第一個信徒皮匠阿三，這時却早有些不耐煩起來了；便插口道：「陶先生！這又不是演說的時候，何必說這番大道理！……老實說罷：

這是一年一度的年常老例；既然住得在這條弄堂中，祇要一看見這本打醮的捐簿，就得高高興興地拿出錢來，沒有一句話可以講得的！」

「照呀！這句話纔說得寫意呢！如果有那個不寫意的朋友，不肯把『老調』拿出來；那本弄堂中一年的太平，就得問他一人擔保！我阿森是說得出做得出的！……你瞧，剛纔那個『屈死』，起初不是神氣活現，口子緊得了不得；後來不又依舊軟了下來麼？」阿森又惡狠狠地望了我一眼，實行那『幫兇』的主義。

在這次打醮中，我爲免去一切麻煩，及被阿森加以『屈死』的雅號，爽快地捐了一枚『袁頭』出來。聽說這都是阿森的主張：每一份人家至少須捐一元，少了，他們是不肯拿去的。

到了打醮的那一天，這條FN里中真是熱鬧極了，不論男、女、老、少，都把牠看作一件極大的事情；雖然打醮是年年有的，也是各個里中每年都要有上一度的，併不是什麼新鮮的花樣。

用長的麻線，齊著人家的半門，在全里中絡了起來；再在麻線的上面，掛上紙衣、紙褲、紙帛……等等，算是獻給一般孤魂野鬼的。也有幾家人家的門前，沒有掛上這一類的東西；這是沒有出錢的一種特別標識。爲著生人們的慳嗇，竟使寄居在這些屋子中的死鬼們，也只好靜瞧著其他的鬼們披新衣、穿新褲、拿錢帛去化用，而徒然地眼紅罷！

在總弄堂及各條橫弄堂中，又掛上了許多繡有人物的紅紗燈。其實這祇是一種多餘的點綴品，倘然沒有電燈的話，牠那陰黯黯的燭光，怕不要使

全里真成爲陰慘慘的鬼世界罷！在總弄適中的地點，又草草地用木板搭成了一座高台。這實是這次打醮的中心地點，要在這台上做出種種的花樣來；凡是一般「看打醮」的人們都得將視線注射在這座台上啊！

晚間我本來是閒著沒有事的，也就走到里中去瞧瞧。在這酷熱的暑夜，人們本喜到戶外來納涼的；這一晚却更來得多，連以前素不出來的人，也一齊走出來了；把總弄堂及各個橫弄堂口，都塞滿了凳子、椅子；而在這凳子、椅子之上，一個個都站的是人。這真比看戲還要熱鬧啊！

我要在這些凳子、椅子中擠進去，真有些不容易，累得汗多擠了下來！暗想別人站擠在人叢之中，一定也是一樣的；然而向他們或她們一瞧看時，似乎一點也沒有覺得；原來他們或她們的全心已被台上吸引去了！祇見

一個肥胖的婦人很起勁地在說道：

「祇要這道場一完場，本灘就要上場了！」

「今晚不但有本灘，還有戲法、雙簧，這是往年所沒有的啊！」旁邊一個小腳婦人回答著。

再擠過去，又見幾個小孩子站在一張長凳上談著天；一個眼睛一霎一霎的小孩子先說道：

「哈哈！真值得！我們一個錢也不出，也一樣地有得看！……阿喜，你們不是做了『阿木林』麼？白白地多出了一塊錢！」

「哈！『阿木林！』」這阿喜似乎顯著窘的樣子；跟著眉兒一軒，便又得到了一種對付的說話，「我們真不會做『阿木林』呢！倒是你不要過於

開心！倘然被陶先生瞧見，一定要把你抓了開去，不給你瞧看下去的！……那天陶先生不是說過：凡是不出錢的，等到打起醮來，不許他們來看麼？想來你總聽得這句話的！」

於是，這霎眼睛的孩子，不免有些着慌起來；忙把臉兒放低一些，似乎生怕陶先生走來瞧見他，真把他抓了開去的；一壁却仍支厲著說，「勿關，勿關！」

「哈！不出錢白看，算得什麼一回事！像我不但得到白看，還拿到一隻紙燈籠；這不更是一樁便宜的事情麼？」另一個面龐團團的小孩子，似乎神經很是麻木，沒有聽得阿喜那番恫嚇的說話，又不打自招地供出自己的罪狀來了。

「嘿！那你更須當心著陶先生！如果被他知道，不但要把你抓了開去，還要向你要錢呢！」阿喜的老調又唱起來。

這班小孩子這們口口聲聲地提起著陶先生，當然是爲這次打醮，他是居於主辦人的地位的緣故。但我因爲他們這一來，倒又想著陶先生了。很想瞧瞧他如今正在做些什麼事情，併賢勞到如何地步？然而，不幸得很，我借著克羅克眼鏡增助我的目光的力量，向人叢中望來望去，竟不見陶先生的踪影！

不過，這種不幸也祇是暫時的事。在頃刻間，我又知道了陶先生的踪跡所在了。因爲那個面龐團團的小孩子，聽了阿喜的話，立刻很輕蔑地把嘴一撇，說道：

「請你不要再提起陶先生！陶先生再也不會來管這種事！他現在正高興的了不得，同著一班人，在他的屋子中吃打醮酒呢！」

就這番說話看來，這孩子何嘗是神經麻木？非但神經不麻木，而且要比其他的孩子聰明得多了！但我也无暇去管這些，祇覺得打醮酒三個字在耳中很是觸耳！因為往常有發起打醮這一類的事情的，人們當著他們的面，倒也很肯敷衍，併拿出錢來捐給他們；但在背地總持著不信任的態度，說他們是去修補自己的五臟殿的。如今，博士竟然邀集一班人吃打醮酒，把「修補自己的五臟殿」的一番宗旨很顯明地表出來；這未免太嫌直率一點罷！

不過，話又說回來了：打醮，本來是公衆的事情，人人應該去出上一分

力的。如今，博士同著他的一班朋友，竟不辭勞怨地去幹著，總算肯替公衆幹事的了；那我們拿杯水酒酬謝他們，也是十分應該的。如此，博士的態度真是坦白之至，又有什麼人敢去非議他呢？至於挨不進這個團體，也去吃一杯酒的人們，萬萬不能眼紅，祇可怪自己不努力罷了！

我這們想著時，竟會不知不覺地走出了這人叢中，向著一條橫弄中走去。等到思潮告一段落，忽有一種喧譁的聲浪傳入了我的耳鼓；忙抬起頭來一瞧時，却距離博士的那所學校，也就是現在吃打醮酒的這班朋友們聚飲的所在，已是不到幾家的了！

「自己既不努力，沒有挨上一份的資格；還要走去看人家吃酒。這不但足乏味，不免太嫌無聊一點罷！」我自己也啞然失笑起來。

正要迴身走時，忽又聽得有一陣喧譁的聲浪傳了來。我現在的聽覺，要比以前明銳多了：辨認出這種喧譁的聲浪，併不是在鬧酒，實是在劇烈地口角爭鬧！

跟著證明我這番理想的，便見有一個人從這聚飲的所在奔了出來。這個人不是別人，却是流氓阿森。後面又接著追出來了幾個人，大聲叫喚著，似乎要把阿森叫了回去似的。

「你不要把老子當作『阿木林』，老子也不是好惹的！老子今天非要叫你『嘔霸』不可！非要大大地搥你一下台不可！」阿森竟一點不顧地，這們地大聲嚷起來。

這時後面的幾個人已經追到，忙大家用力地把阿森扯著了。一壁勸道：

「阿森哥！不要如此！陶先生併沒有虧待你的地方！」

「還說沒有虧待我！他簡直把老子當『阿木林』用！……哼！這一回他『吃銅』也吃飽了，還不肯認賬；老子一定不答應他！」阿森仍舊嚷著。

「阿森哥！你今晚真吃醉了！怎麼說出這些話來？……陶先生爲了這件事，白辛苦了幾天，還要冤枉他『吃銅』，真是天曉得的！……而且，大家都是自家弟兄，有話儘可到裏邊去講，何必在這裏大聲嚷叫！……倘然被外人聽了去，不但大家臉上沒有光彩，還要疑心我們真是吃了銅的！」衆人又向阿森勸著，併齊向我看了一眼，似乎在說：他是外人，這些祕密萬萬不可被他聽了去！

「你們不要代他『撇清』了！我說他『吃銅』，他當然是吃了銅的！」

阿森仍咆哮著，又用力要掙脫他們扯著他的手。

正在這個時候，忽聽得天崩地塌地一聲響，又繼之一片男啼、女哭、驚叫的聲音。這是一個絕好的『勸架』的方法：於是罵者、勸者、旁觀者都不由自主地，朝著這巨聲發動的地點——總弄奔了去。

到得那邊一瞧，方知羣衆的視線所集注的那座台忽然坍倒了！那坍台的原因也殊簡單，是：一個姑娘和一個熟識的道士調情，道士暗中抓了一把瓜子擲她，她就走上台去，在扭作一團時，台竟坍倒下來。

隨後，細細地一調查，共跌傷了七個道士，壓傷了站立在台前的一二十個人；幸而，都是一些輕傷，並沒有因而致命的！

然而，這個岔子一出，參加在這一次打醮中許多花團錦簇的游藝，也就

不能再奏演下去。這是FN里的人們眼福耳福的不幸！

過了幾天，在總弄的壁上，揭出一篇收付兩抵的清賬來，就結束了這件事！

第五章 三角戀愛

「阿招吞了金了！」「阿招吞了金了！」這個突如其來的消息，在一個大清早上，就在FIN里中很有力、很普遍地傳佈著。

阿招，就是那個與博士有上一些關係的沈寡婦的女兒。我在弄堂中曾遇見過她數次，見她長得很矮小。據旁人說她祇是一個十四歲的小姑娘。這句話大概是不錯的。

「一個僅僅十四歲的小姑娘，有什麼想不開的事情？好端端地竟至於萌生短見，吞金覓死呢？這未免有點奇怪罷！」

「但是，在這個年頭，自殺之風本是極盛極盛的！莫非崇拜自殺的熱潮，真是沸騰於人人的血脈中；覺得除了自殺沒有第二個解決人生的好方法麼？」

「然而，也不對！像這般年齡幼稚的小女郎，不見得有什麼人生觀！更不見得會樂死惡生、有上自殺的信仰的！……那麼，一定是有一樁實事去襲擊她，煎熬她，使她萌生厭世之意，不期然地走上這條路了！」

「然則是爲了那一類的事情呢？……婚姻，年齡似乎還太小一點；……金錢，似乎也談不到；……哦，不錯！一定是同儕的口角或者是長上的責

罵！爲了這種事件而輕生，以前倒也有先例的！」素稱無事忙的我，一聽到這則新聞，默默地又向各方忖想起來。

「你真是書獃子！大概又呆想著阿招吞金的事件罷！」知夫莫若妻的我的妻子，突然打破了靜默的境域，一口猜中了我的心理。隨又笑著說下去，「其實這件事和你一點也不相干，呆想著牠則甚？」

「雖然絕不相干，但也是社會問題中的一個小問題；併非絕對地沒有思索牠的價值啊！」我也笑著答。

「那麼，你也知道她的吞金，是爲了什麼原因？」

「那倒不知道，但是容易去探詢的。我祇要遇到了那位弄堂博士陶先生，向他詢問一聲，就不難知道個中詳細情形。因爲我時常瞧見他在沈寡婦

的家中，走出走進的啊！」

「你真地打算要去詢問那位弄堂博士麼？」妻忽地大笑不止。

「這有什麼可笑？……我確是打算去詢問他的。」我也有些懷疑了。

「那麼，幸好在詢問之前，先和我有上一番談話。否則，你至少要觸上一鼻子的灰；再弄到不好，甚至於要彼此下不得台來！」

「何致如此！你也說得過甚其詞了！……這件事和他是不相關的；有什麼問他不得？」

「哼！不相關！你怎麼知道他是不相關的！……實對你說了罷：他實是這個事件中一個最有關係的人呢！」妻又冷笑著說下去。

於是，我不得不持著虛心下問的態度，向她詢問詳情。

她於是也詳詳細細地說了出來。併說，這是大阿福嫂告訴她的。這大阿福嫂和沈寡婦是貼隣；她所傳出來的消息，當然要比別人來得詳細而確切。這確實的情形是：

「沈寡婦雖是一個四十多歲的寡婦；然而她的風情，她的慾念，併不隨著她已死亡的丈夫而一齊消失去。要她屈服在虛偽的舊禮教之下，甘甘心心地守寡；那是一定做不到的！何況她是生長在小戶人家的；併不想建造什麼牌坊，又何必去受這種無形的苦痛呢？於是，她便看中了那位博士，併暗地併上了！」

「情形如果祇是這般地簡單，那也不會有什麼事故發生；因為寡婦併人在當地實在算不得什麼一回事！而且，沈家已沒有什麼近親了；更有誰

高興出來管這種閒事？

「然而，博士究竟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少年；結識上一個四十多歲的婦人，年齡上終覺有些不相配；換一句話說：他是把自己犧牲了！不過，他并不是肯白白地把自己犧牲在一個半老的婦人的手中的；他也有他的目的。他的目的在那裏？他的目的就在這十四歲的小姑娘阿招的身上！

「在一個破曉的時候，沈寡婦從好夢中醒了過來；睡眼惺忪地向外床一看，忽然不見了她的戀人弄堂博士。原來，這一陣子他們更打得火一般地熱，博士不大在自己的校中住，竟公然地常常宿在沈寡婦家中了。

「沈寡婦疑心他是去出恭的；姑且伸個頭到帳子外邊去望望。馬桶上併不見有什麼人；却一眼瞥見靠窗那張床上的帳子波動得甚是厲害；這張床

就是阿招所臥的。

「『阿招！你爲什麼把帳子搖動得這般厲害？不怕帳子落了下來麼？』」
她厲聲地問。

「半晌沒有聽得到阿招的答語，却聽得博士在那邊床上代答道：『併不是她把帳子搖動；實是她的肚子痛得很厲害。我聽得了，所以走來瞧瞧她呢！』」跟著見他祇穿著一身貼身的短衫褲，走下床來。帳子也不波動了。

「沈寡婦究竟是何等精細的角色；在這一剎那間，對於這件事的真相，早已明瞭了一大半了！冷笑一聲，說道：

「『噫！她在肚子痛麼？……好！讓我來瞧瞧她！』」卽衣服也不披，一骨碌坐起，走下床來。

「在她這一瞧視之下，什麼事都明白了：阿招是臉兒紅紅的、裸著一個身子、睡在被池之中。此外更有不少證據，可以把她的懷疑證實的！」

「這真是一件夢想不到的事情：一個十四歲的小姑娘，竟會玩出這套把戲來！而一個少壯的男子，也竟會注意到一個未達長成時期的小姑娘的！這在她縱算怎樣地能夠防範，總也防範不到這種地方啊！當她想到這裏的時候，對於自身的責備似乎已寬弛了一點，但是醋念與惱意交併而至，更加動怒起來了！」

「於是，她立起身來，向著呆立一旁的博士，把個頭猛撞過去。一壁哭喊著道：

「『好！好！你竟做出這種事來！……好！好！好！好！你竟敢強奸我的女兒麼

『我要把你扭到當官去！』

『可是博士這時的態度，竟是十分冷靜，好像早有下準備似的；先把她連頭帶身子抱住，冷笑道：

「『你有本領的，儘管到當官告我去！不去是我的孫子！……不過，我要問你：如果真是我強奸她的；她會不喊叫起來麼？倘然她情情願願地從我的，那就不是強奸了！而且，我又不是什麼飛簷走壁的強盜；如果不是你招我宿在這裏，在這門不開、戶不啓的大清早上，能走到你的樓上來麼？」

「沈寡婦縱是十分地蠻橫，竟被這幾句話頂住了；但仍把身體掙扎著，又嗷嗷地說道：

「『我不管！我不管！無論如何，她是被你強奸了！我要把你扭到當官去！……小死人！他不是把你強奸了麼？快些說來，快些說來！』她的詞鋒又轉到阿招的身上。」

「經了幾遍的詰問，阿招方始帶著哭聲說，『沒有，沒有，叔叔沒有強奸我！』」

「於是，她的全股怒氣，一齊要移向阿招身上發洩了。卽用力從他的懷中掙脫，向著阿招的床前奔去；掀開了帳子，厲聲地罵道：

「『死人！小爛污貨！你竟情願讓他強奸麼？……小死人！小爛污貨！你竟幫著他說話麼？……好！好！好！我也不向他算帳了！我要同你算帳！仔細著你的皮！』」

「她說到這裏，抬起頭來一望，瞥見床架上掛著一個籐製的衣拍子。卽順手取在手中，又把阿招覆著的被掀了去，便在阿招的身上亂打起來；一壁仍一句不住口地、很惡毒地在大聲罵詈著。

「阿招雖已把衣褲穿上，但也祇是薄薄的一層；那裏受得起這種狠毒的、殘暴的撲打？祇有殺豬般地哭叫起來，但是一點也不討饒。

「博士也忍心得很，竟一點憐香惜玉的心腸也沒有；儘看著沈寡婦把阿招很殘暴地撲打著，儘聽著阿招殺豬般地哭叫著，他祇站在一旁連連地冷笑，併不上前勸阻。

「沈寡婦住的是單幢的屋子，樓下又租給了人家；他們局中人既然不以此爲可羞恥的事，這們儘力地、大聲地在宣傳著，當然弄得四隣和樓下的

租戶都聽到了。隣居本來有勸相打的義務的；自然趕著走來，放好做歹地相勸，併把沈寡婦拉開，博士驚走；方始結束了這場風波。

「那麼，沈寡婦究竟把博士告到當官沒有？……不，不，這祇是沈寡婦氣惱時的一種說話，在事實上是絕對不會發生的！因為她也活到了四十多歲了；閱歷很是豐富；知道在這遲暮之年，要把這個年輕的伴侶犧牲了去，再找到一個一般相當的接替者；那是很不容易的！那她又怎肯作此愚笨的舉動呢？」

「而且，說來真是奇怪，沒有到得日落，沈寡婦早又設法把博士招了來，仍和往常一般地歡然談笑，似乎早上發生的那件事完全是開開玩笑的！」「其間，却祇苦了阿招一個人：渾身打得青腫起來，連得面部上也有上

好幾個不易消失的腫塊；當她下午氣平以後，強逼著出去泡水時，一弄的人都對著她指指點點的，更顯然把她當作談笑資料中的中心人物了！這教她心上怎會不招到羞愧，感到懊惱呢？

「羞愧和懊惱的結果，便促成了一件不可避免的事實——這便是：在第二天的一个清早，忽聽得阿招在馬桶上大聲嚷起肚痛來！昨天的肚痛是假的，今天的肚痛是真的；博士幾乎要被人們認作一位大預言家了！

「人類的秉性很有許多不能解說的地方；像下面所說的也是其中之一。這沈寡婦雖忍不住要和女兒吃醋，然過後依舊疼愛著女兒；所以，一聽得女兒喊著肚子痛，連忙推醒了博士，一同披衣下床，前來瞧看了。

「阿招最初是不肯把真相說出的。經不住他們二人再三地逼問，始說明

吞了一枚金約指下去。於是，沈寡婦着急的了不得，心肝、肉兒地亂喊着。

「其第二步，便是：博士趕快出去延請西醫了。」

「原來有這一大篇的事實。這果然是問不得他的！」我聽完了妻子的述說祇這們說，隨又向她問，「那麼，西醫來了沒有？究竟有救沒有救？」

「離這裏不遠就有一所醫院，博士當然立刻就帶了一個西醫回來了。據醫士觀察之下，說：脈搏還一切如常，大致可保無虞；祇要在進藥水之外，還把韭菜儘量地吃入肚去；就可把金約指瀉出來了！」

「阿彌陀佛！如此不致有命案發生了！」我把這幾句話結束了這篇談話

下午，我從公司中回來，祇見妻的臉上露著一種忍俊不禁的樣子。

「難道在這吞金的事件上，又有什麼新發見？」我忙向她問。

「也不能說是新發見，祇是再補充上幾句罷了！……據大阿福嫂後來又對我說：她在探問阿招的時候，曾悄悄地問她：『爲什麼氣性這般地大，竟致萌生短見？』因爲她們平日的交情總算是不錯的。阿招見沒有什麼人在旁，也就微微地一笑，低聲地回答：『你也上了我的當麼？請你放心：我併沒有真地把約指吞下去；這不過故意嚇嚇我的母親，使她下次不敢再這般地對付我罷了！……其實我是最貪生的；怎忍冤冤枉地在一條性命送出去，反使我的母親獨個兒得到便宜呢！』……你說這件事有趣不有趣？」

「真是有趣！不過，這種韭菜和醫生給她的藥水，倒也難爲她吃下去的！」我不禁笑了。

「這倒也不是白吃的！她既顯然作上了這一個示威運動，她的母親立刻給她屈服了：答允她祇要她肯把藥水和韭菜吃下去，一准成遂她心中的志願，決不再有一半分地阻撓！」

這個所成遂的志願，就是：幾天之後，沈寡婦家中忽然熱熱鬧鬧地舉行文定的儀式，正式宣布阿招與博士訂婚了！

從此之後，博士是沈寡婦未來的嬌客，阿招未來的丈夫；他在沈家出出進進，更是正大光明的事；再也不怕有什麼人說話了！

至於造成這三角戀愛的各個分子間，似乎暗中也已成立了一種協定；因

— 章 六 第 —

爲他們比之從前，更加親密而摯愛了！

哈！敬祝博士一箭雙鵰，艷福無雙！三角戀愛成功！

第六章 最後一幕

一個帶著銅盆帽、單穿著玄色長袍而不穿馬褂的包探先生，在二弄第五家的門首等候著；行跡很是詭秘，空氣很是緊張！

在這時候，一個穿著短衣服、似工人又似流氓模樣的人，轉進橫弄堂中來，口中還哼著不三不四的京調，好像很是寫意似的。

但是，在偶然向前一望之際，早已瞥見了那位包探先生，也便立刻明白了那包探的來意。即將脚步收住，口內的京調也不哼了；又把早已探在衣

底的一隻手，向著前面鼓動著；橫眉鼓眼作勢地說，「好，好！你來，你來！」

那包探本來是認得他的；而所以在這裏靜靜地守候著的，也就是爲著他。在理，一見他走了來，應該快樂的了不得，立刻一躍上前，把他擒住了！……然而，不然，這包探很是謹慎不過的；一瞧到他探在衣底的那一隻手，知道其中定藏有手槍；不免又躊躇起來！

其實，在這種時候，一秒鐘的時間也不能躊躇的！這匪徒就乘著這躊躇的好機會，很迅速地一轉身，拔起腿來便跑。

這時，包探的手槍也已取在手中；併知道再也不容躊躇的了！即從後面追了去，併恐被那匪徒免脫，即把手槍向著前面連連地開放著。

「啊呀！」地一聲喊，一個人中了彈子，倒在地上了！

包探的槍法真是神妙無比，果然把那匪徒打倒了麼？……不，不，誤傷了一個行路的六十多歲的老婦人！

誤傷了人，雖也是件不幸的事情！然而包探先生這時捕捉匪徒要緊，也不暇去顧到這些，依舊向前追了去。不過，爲了這個岔子一出，究竟耽擱了些時候，這匪徒竟逃得不知去向了！

包探空著一雙手回來，便又走入第二弄第五家去。不到多久時候，不知爲什麼又多了一個伙伴，帶了一個七八歲的小孩子出來，便一同走了。同時，那個受傷的老婦人，也由他的家屬從地上將她扶起，抱著坐在一輛黃包車上，向醫院中送去了。

於是，這FN里中頓時又熱鬧起來，除了以前房客聯合會開會、和打醮兩件事，這也可以首屈得一指：幾乎沒有一個人不把這件事掛在他們的嘴上！

「阿森的本領真不錯，不愧是個好漢，竟在一個執有一支手槍的包探的手中，從容不迫地脫走了！……但是他的外甥，小小的年紀，又能幹什麼事？這包探為什麼要把他帶了去？而且這小孩子還有一個叔叔，又到了那裏去呢？」這差不多是趨於一致的論調。原來那個包探所欲捉拿的匪徒，就是阿森！而這個小孩子，據阿森對人家說：是他的外甥，從鄉下帶了來還沒有多少時候，同來的還有那小孩子的一個嫡親叔叔。

至於那個受傷的老婦人，自然也有人連帶地談及她。不過，對於她這番

不幸的遭遇，很是淡漠置之，似乎值不得什麼憐憫的！本來，在這流彈橫飛的今日，尤其是在當地，一個人走到外邊去，應得在背後多帶上一對眼睛；倘然眼睛不帶，遭上橫禍，這不是你自不小心，便是命運中註定該遭此劫；還有什麼人會來憐憫你啊！

所以，雖然親近至於如她的媳婦，也一點不帶悲戚地對著旁人說道：

「這老太婆真是自己該死，自己太不小心，所以會遭到這種飛來橫禍的！當散工的時候，我不是和她一起走的麼？怎麼彈子不打到我的身上，偏偏會打到她的身上去呢？」

咳！這真是一種守正不偏的公論！……後來那個老婦人雖然竟死在醫院中，沒有醫治得好；大概也總可瞑目了罷！

而在這個議論紛紜的時候，我們這位主人公——弄堂博士也出現在里口了。臉色似乎比從前慘白一些，態度也沒有往日的活潑。祇聽他對著皮匠

阿三說道：

「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阿森平日雖有些小不安分；但是真正犯法的事件，我們知道他是不敢幹的。如今，這包探爲什麼要來捉他呢？瞧這包探這們任意地開著槍，顯然是把他當作盜匪看待了！」

這天皮匠阿三的態度，要比平日冷靜得多；博士雖是這們地對他說著，他只是唯唯地答應，併不有什麼意見發表；大概他是怕事罷！

我在這個上頭，却更覺得博士的人格底偉大了：阿森當那天吃醉了酒的時候，不是曾當著衆人任意把博士誣衊著麼？如今博士竟能不念舊惡，這

們地替他洗刷；這是何等地肯主持公道，又是何等地肯顧及友誼啊！

到了第二天早上，又得到了一個不幸的消息；說是：

「在包探手中脫逃了的流氓阿森，於晚上十句鐘的時候，在某旅館中和博士談著話；忽被包探查探到，連博士一齊捉入官中去了！」

博士爲什麼一點不怕被累，要和阿森在旅館中談著話？莫非爲著友誼上的關係，要設法營救他出險麼？如果真是如此，那博士俠義的行爲真是令人敬佩，人格底偉大更是不必說起了！

我在舊說部上所瞧到的一般俠士，總是：穿著短後急裝，佩著寶劍，跨著駿馬，提著人頭的。於是，便有這麼一個俠士式的博士，在我眼簾前浮現了出來！

但是，不幸得很，等到下一天我在日報上看到一則新聞時，竟把我理想中的一位俠士完全打倒：寶劍也不佩，駿馬也不跨；祇是身上穿著鴛鴦衣服的一個無恥的囚徒！這則新聞是：

「當地發生得最多的案子，要算是綁票案！當地產生得最多的人物，要算是綁票匪！這大概是人人所公認的！」

現在，勇敢的警探們，又在F N里中破獲了一個綁匪機關了！

這詳細的情形，是如此的：

在最初的時候，接連不斷地出了許多綁票案子，官中就疑心到是F N里中一個流氓叫做吳阿森所幹的。不過拿不到他的真憑實據，不能去法辦他

最近，城內姓問的富戶，又被綁去了一個八歲的獨生子。因著警探的努力，竟查得也是阿森所幹，肉票就藏在FN里他的家中。因此，官中便派得力包探前去，果然一點力量也不費，把肉票救出來了！不過，因為不要打草驚蛇，派去的人太少了；當場竟被阿森及另外一個看守肉票的匪黨都免脫了去。

但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就在那天的晚上，勇敢而勤敏的警探們，又在一家旅館中把阿森捉到了！同時，還有一個人正和阿森在談著話，也一併捉了去！

這個一併捉去的人，後來方纔問得不但是阿森的同黨，還是黨中的一個首領。以前的許多案子和現在這一起，都是他所主謀的；而且一切恫嚇

被害人的信件，也都是他所起草的！

并且探聽得此人姓陶，是一個私立小學的校長。私立小學的校長，竟會做綁票匪的首領。這真是聞所未聞的事情啊！

從此，我們對於一般不相識的人們，和雖相識而不大知道他的底細的人們，恐怕都要以小人之心相度，疑心他們是綁票匪了罷！」

「私立小學的校長，竟會做到綁票匪的首領。這真是聞所未聞的事情啊！」當我看完了這則新聞隔了好久的時候，這幾句精警的語句，兀是很有力地在我心中跳動著；因為我對於博士也確是這般地在感想，以爲：他做房客聯合會的發起人，那是很配的。就是公共打醮的主幹者，也祇是換唱了一齣滑稽戲，不能說他身分不相當。若使說他竟是綁票匪的首領，這未

免太滑稽得過分，太使人覺得不可信罷！

我怔上了一回，又到里口去走走；皮匠阿三所設的那個皮匠攤子，已不在原處，不知遷移到那裏去？同時，又聽得沈寡婦也匆匆地搬了家；而且搬得十分祕密，沒有一個人預先知道的！這大概都因為平日和博士太接近了的緣故，生怕被他累及，所以不得不如此罷！

然而，別的都不打緊，祇這W N里自從失去了這們一個中心人物以後，凡事都覺得索然沒有生氣了！雖然一切，仍和博士在這里中的時候一樣；就是像阿森、皮匠阿三、沈寡婦、阿招……等人物模型，也一一有他們的接替者；甚至於像博士本人一般地也有，不過不能像他如此地集大成，而把許多人物實在一條線索上。

再隔了些時，連這所私立小學校也有人接辦了去。於是，博士留在F N里人們腦膜上的影痕，越發淡薄下去了！

但是，我總希望博士得到無罪的判決，重新回到這F N里中來；祇要他一回來，我們這F N里中的人們一定又有一番事業做做；至少的限度，我這本替他紀述言行的小冊子，總又可以加厚一些，再多騙得一些稿費！

這種希望，直至本年的三月中，方知是成了畫餅了！這是因為我的職業上已有了變更；不但須離開這F N里，還須把家移到N地去。那博士就是重行回到F N里，重振旗鼓；我也瞧不見他這番盛況啊！

當我押著行李，離開F N里時，覺得距我初搬到這裏時，時間上雖祇是一瞬，思之宛如昨日；然在人事上，已有絕大的變遷了！頗發生了一種感

想。

正在這個時候，忽有一具肥而且大、燦然發光的東西，在我的眼簾前一耀。哈！這是大阿福嫂的一個大屁股，擺動得很有姿勢！

於是，這種無聊而鬱悶的感想，又掃除得乾乾淨淨；反又樂觀起來了：「哈！我這住了三年、又親又愛的F N里呵！無論如何，你祇要有這大阿福嫂的肥而且大的屁股永永在擺動著；總可平添無限柔媚的風光，不致再愁寂寞罷！」同時我幾乎又要呼起口號來：

「F N里萬歲！大阿福嫂肥而且大的屁股無恙！」

紅皮小叢書每種內容述畧

上海的研究

徐國楨著 一冊定價三角

本書作者，把極深刻的眼光，窺探上海社會的整個而作一有系統的論述。立意嚴正，記錄爽利，有如單刀直入，勇不可當。共分五章，十四節。雖然篇幅有限，而理論上的透澈，已覺入神入骨；所以本書不但理解方面有獨到之處，就是筆力的雄厚暢快，也是十分難得。凡是居留上海，或曾到上海，或尚未到過上海的人們，都可由此得到一個對於上海社會的深切認識。研究程序如下：「先把整個的上海一談，然後分論及於上海的女性，和男性；更由分而合，談及兩性間的戀愛問題。」

關於女人及其他

徐國楨著 一冊定價三角

本書包含作品六篇，而「關於女人」一篇，佔全書篇幅之中，共萬餘言。前半篇是作者對於女人的觀感；後半篇是分論女人本身所包含的性質。討論非常週到，見解更極高超，關心婦女問題

的人，不可不讀。其餘五篇，爲：說話與放屁，人與人之間，感想的在人類，馬路上所得的感慨與感慨的安慰等，都是作者情感上的發洩；有大膽的發揮，與痛快的言論，讀後，在腦神經上可以受到一個相當的新的刺激。

湖 山 味

張慧劍著 一冊定價三角

本書，是一本美的小品文字的集子。牠的抒寫的對象，是在由上海到揚州到南京的旅途之中的瑣碎；可是事實雖然瑣碎，而寫來却極其輕盈惹人愛戀，翻開書來，有清芬撲面之概。這是本書特點之所在，也是愛好文藝者所不可不加以賞鑑的，因爲錯過了實在太可惜。分：寫於揚州，寫於南京，及附錄三門，節目共十五則，這裏從略。

丈母娘借傘

徐卓呆著 一冊定價三角

作者，是一位著名的滑稽家；這裏所寫的，就是他最擅長的滑稽小品文字。而且，用筆極爲輕靈，和他以前所作的同性質的書，大不相同。因爲，這裏所寫的，不但意思滑稽，文字也都美化了。共十三篇，有故事，有談片，都是肚皮都笑得痛的資料。篇名從略。

醉後嗅蘋果

徐卓呆著 一冊定價三角

本書，也是非常滑稽的。如：醉後嗅蘋果，古董花瓶的耳朵，樓梯上吃麵，十二月裏吃餛飩羹，黃金萬兩等篇，都是講蘇州地方的一個滑稽家朱福保的故事；橄欖葉致富，講的是名醫葉天士的故事；笑話祖師，講的是紀曉嵐的故事；武松打虎，講的是一位票友串藏的故事；麻雀大王，講的是一件關於賭的故事；二小姐受茶，講的是一個土匪的故事；福氣抬轎，講的是一件養兒子的故事。事情既滑稽，寫得也活潑。

良人

陳靄麓著 一冊定價三角

摘取古書上著名的故事的片段，而用近代的小說藝術加以描寫和演述，使牠成爲一篇近體小說；這是本書寫作上的總目標。關於這一類作品，國內雖然也有人嘗試，然而極少；實在，太難了一些！本書作者對於小說的藝術上，素極勇敢，這本冊子裏包含的作品，雖只七篇，而作者在藝術上的收穫，已頗足「很欣慰地」微笑一下了。牠是小說的園地中的一枝新苗的向所不容易見的鮮花，朋友們，大家來欣賞一下吧！篇名如下：良人，却要，梁下，絳雪丹，入天台，白鶴，二

寫手。

湖上

陳鶴麓著 一冊定價三角

本書所包含的，共七篇，是作者的散文集。牠的滋味，是甜而帶酸，更有一些苦的成分。——不但有熱烈得發燒似的情感流露着，字句的鍛鍊，也是極嚴密而更幽麗，很足醉人！其中如：湖上，噩靈，悼今雲三篇，寫作上更見力量，確是不易多得的佳作，放過了不看，就不能算是文藝的愛好者了。其餘四篇爲：Moon Palace，舟中，浪漫的一夕，袁老爹的悲觀。

幻跡

王天恨著 一冊定價三角

本書，是把日記體裁敘述的一件有系統的事情。因爲是日記體，而作者在描寫上，更很有功夫，因此，就加倍的覺得真切了。事情的大要：那位書中主人翁，起初很窮，忽然遇到了一個奇女子，於是不但不窮，而且做官；其後女子被殺，就又因故逃到了上海。曲折離奇，寫得更爲極爲動人。

四角戀愛

趙苕狂著 一冊定價三角

本書共短篇小說五篇，都是情文並茂，不可多得的作品。第一篇四角戀愛，是寫一個抱博愛主義的浪漫女子；第二篇得馬，是寫一件驟富遭殃的事件，而以跑馬做背景；第三篇佳偶，是寫一個交際明星的婚姻問題，尤其致力於衰落時代的描寫，讀了有盪氣迴腸之感；第四篇心理與時代，把老年婦人與青年婦人的心理上的矛盾之點，似明鏡也似照映出來了；第五篇再會，是寫一位老處女，寫法側重於心理上的表現。

弄堂博士

趙苕狂著 一冊定價三角

上海的弄堂中的情形之複雜，大概到過上海的人，都能知道。要把這種情形一貫地寫出來，實是非常不容易的。本書能在二萬言中把上海弄堂中的複雜情形，來一個概括的表現，確是十分可貴的。至於牠的情節，自然，也是極爲有趣的；我們只要看到最後的一句：「F N里萬歲！大阿福瘦瘦而且大的屁股無恙！」是多麼的迷人呀！

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初版

術堂博士 (全二冊)

(定價銀三角)

(外埠酌加郵費函費)

不准翻印

著者 趙 荇 狂

出版者 世界書局

印刷者 世界書局

發行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世界書局

